

新大运河散文

# 岳庙

史丽娜



史丽娜，沧州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评论及散文作品发表于《作品》《美文》《当代人》《散文选刊》《天津文学》等刊。荣获第四届刘勰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散步的路口》等。

时间是历史的外壳。河流是流动的路，会引领流浪的人回家。

村名由大白杨桥演变为大白洋桥的村庄，看似没有知识含量，却让人有出乎意料的发现。去寻访张氏祠堂时，意外被一座岳庙吸引了脚步。岳庙，没错，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庙。对于岳庙，大多人的记忆都停留在开封朱仙镇、河南汤阴和广州、杭州，并不知道这个运河湾里的岳庙因何而来。

岳庙坐北朝南，被簇拥在民居之中。如果不是高过民居一头的灰瓦翘檐；如果不是红漆大门两侧“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镌刻；如果不是庙前代的砖雕荷花、祥云瑞兽渗出历史的气息；如果不是上马石、下马石及石狮子的年代感，谁又会想到，神像曾是位在南宋战场上血衣裹身的英雄。许多疑问随着暑天密集的汗珠滴下。

碰巧大白洋桥村大集。正是瓜果丰收的季节，大集的热情和小暑的温度一样高涨。岳庙门前的这条街上，杏梅梨桃和土豆茄子辣椒的叫卖声一直向着运河延伸下去。

岳庙红色影壁墙后的忠孝堂内，岳飞手持宝剑坐于中间，岳云、岳雷各执枪锤站立两旁。身后“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让人想到那杆“岳”字大旗和簇拥在大旗下的将士们，衣衫被冬日咆哮的寒风撕扯着。马蹄声声，宿鸟鸣咽，这一门忠烈，生逢乱世，危峰绝地中拼死杀敌，却惨死于奸佞的谄媚和当权者的懦弱。

岳庙墙壁上，有一段岳飞手书的《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无奈、无助和不屈在字里行间化作坚强，支撑着那颗破碎的心。

宋绍兴戊午年（公元1138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岳飞行经南阳，夜遇大雨，宿于武侯祠内。他无法入眠，秉烛研读墙壁上诸葛亮的诗赋和出师表，以及历代先贤赞颂诸葛亮的文章。想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不觉泪如雨下。他坐以待旦，以期智者指点迷津。第二天一早，道士献茶，拿出纸笔请他题字。岳飞挥泪走笔，手书的前后《出师表》，一气呵出都郁闷。英雄，怒剑出鞘，应斩践踏国土之徒。即使有泪，也是灵魂泣血的震撼。

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带领岳家军挥师北上，再次进入了战争和历史的纵深地带。然而，一场阴谋正在酝酿。性格懦弱的宋高宗在奸臣的调唆下一日间

“十二道金牌”飞奔而至，只一句话：班师回朝。两年后，名留史册的“莫须有”之罪名，让岳飞与其长子岳云、女婿张宪一起被害。巧合的是，岳飞被害的地方叫风波亭，这场历史的风波吹掉了南宋天空一颗忠胆之星。南宋的天空暗淡下来，山河垂泪，百姓呼号。不知道这场风波算不算大宋的一个转折点，与金军的对峙中，大小战役上百次，无一败绩。他是个执着的人，如此下去，奸邪之人便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便无法把教训留给后人。如果他还在，南宋就没有机会快速衰败下去，或许137年后就不会出现陆秀夫抱幼主赴海的惨状。

也好，岳飞终于有机会从历史走到族谱中来休息。可是他的后人却开始了生与死的角逐。他们生活破碎、贫瘠、被迫杀、逃亡、隐姓埋名。或许因为“岳”字的与众不同，这座“高大的山”岂能就这么销声匿迹？生命的消亡一直在提醒着他们精神的觉醒，即使苟延残喘，也要划出另一种生命轨迹。他们开始了又一种创世纪的人生。

这些，隋唐大运河记得，永济渠记得。

隋炀帝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水利工程——隋唐大运河，它的前身就是永济渠，现在叫卫河。隋炀帝没有想到，这条河流过河南汤阴，会晤了一个名垂青史的英雄——岳飞。岳飞也没有想到，多少年后，又是怎

样的因缘巧合，他的子孙会辗转来到京杭大运河畔的大白洋桥村，临水而居。

80岁的村民岳居廷是在运河边长大的，岳家的故事在大运河上飘来荡去，有增无减。他捧出五大岳氏家谱轻轻放在桌上。翻开家谱，首先是：岳家家训——尽忠报国。这四字家训，也是岳氏一门的家训。岳居廷说，当初，岳母在岳飞后背所刺的并非“精忠报国”，而是“尽忠报国”。皇上为褒奖岳飞，赐他一面旗帜，旗上写有“精忠报国”，后来人们便把岳飞后背的字传成了“精忠报国”。

岳氏家谱记载，大白洋桥的岳氏为岳飞第五子岳霆的后人。岳飞平反后，后人读书进仕。明永乐二年（1404年），其第十一世传人岳权率子孙从湖北黄梅来到这儿，有水有树有运河，像极了有淇河、卫河的家乡。此心安处即为家。岳居廷说岳氏是大白洋桥的大姓，现有3000多人，目前已传到36世，自己是第27世。岳氏子孙以大白洋桥为中心，开枝散叶。在每年阴历二月二十五岳飞诞辰日，大运河沿岸的天津、河北、山东三地岳飞的后人会齐聚岳庙，举行三地联宗仪式。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十年的岳庙，在500多年的时光中威严依旧，后人把对岳飞的崇敬融入对每一块砖瓦的修缮中。围着岳飞的石像转了三圈。一群鸡雏在母亲的带领下从石像旁叽叽喳喳地走过。岳氏子孙们在石像旁或站或坐，说着身边或远方的事。他的三千后人用现世的安稳安慰着他。那些他从未拥有过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拥有。他的子孙，文武兼备。他三子岳霖的儿子岳珂做了文官，他所著的《程史》用与他爷爷同样的故事揭露了大宋朝野的黑暗和懦弱。运河畔，似乎还有《北风紧》的梆子声

隐隐传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儿郎像他一样自信从容，从运河出发，冲上战场。岳如林、岳纯信、岳国和、岳桂文，岳家儿郎，一村七烈士，像七盏灯，照耀着大白洋桥村的岳氏家族。这些，或许是对岳飞最好的慰藉。

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可以想象贪腐者面对这句话时的惊恐。流芳百世的永远是那些不善言辞，但他的一句话放置若干年仍然熠熠生辉的人。

在《满江红》这部电影上映后，岳飞热一度掀起高潮。《满江红》的曲子更是在大街小巷传唱。人们从运河两岸齐聚到岳庙的忠孝堂前，发出先人的声音：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历史残忍，活生生把一个血气方刚的英魂留在了那个血腥的年代。他还未从南宋百姓的哭声中转过身来。他还来不及坐下和他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餐。也许，历史又不忍心他太过操劳，连河水也不忍看着他的一腔热血一点点耗于无妄的抗争，让他多一些时间享受他还未曾享受的时光。

生命止于38岁的岳飞，已在大白洋桥村人心中活了920岁。不管他被追谥为穆王还是封鄂王，在大白洋桥村，他就是岳姓的先人——英雄岳飞。历史为他安置了原乡，大白洋桥村的子孙在大运河的臂弯里为他建造了故乡。他忧郁的目光已被他的后人爱抚了千万遍，他的子孙每天与他对视后便把他的目光衔接向远方。

他可以放松下来了。还应该告诉他一件事：在大白洋桥村，“岳”发音是“yao”，四声。

我思

# 玄冬

一杵斋主

玄冬来了，天地重回静默，杏黄旗飘，江湖凛然。

还记得前些天自家的九月桂，桂花尚开得很缠绵。精微籽粒团簇在青枝绿叶间，不动声色地闹着，从白露直到秋分，不肯停歇。

所谓一年有四季，四季有四立。那二十四节气堂堂正正地在四季轮回流淌，不曾虚度，古人诚不欺也。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严密而细致。这是我打小就会背诵的二十四节气歌，至今尚熟稔得很。这该是地球上最有诗意的历法吧，一轮四季，与人邂逅24次；年年如是，周而复始，一期一会。

一期一会，映刻每一日的美与妙，不曾辜负，不曾懒惰。

冬来，当敛当藏了。早就有这般的老话儿：择地而蹈，履险则倾。勿恃有杖，步其不平。

侍冬，侍候风花雪月，正该以至灵之笔、尽写吾山吾水的。

月照一天雪，时间折竹声。玄冬，一直是天地寄予我们的第四封情书，冷寂且内容深邃。

有远方的朋友讲，这会儿，落叶厚厚的，正好可囤积居奇般积攒起来，待深冬时野餐时烤一烤手，温一温酒，烹一烹茶，来一番情调高致的煮雪煎茶、围炉夜话。我答，高僧大德讲过，“门前不与山童扫，任意落花满院飞”，这般意境，岂不是更好些？

心知，那才是和光同尘、自有清净的原意吧。

当然，像裴多菲一样，《我愿意是急流》，也不赖；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

当然，知道《当我老了》，也不赖：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头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四季轮回，天地造化，人幸其内，大道无言。时光荏苒且慈悲，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今年立冬前，我借故乡二两墨，粗茶淡饭悠闲坐。赣州川蜀大回疆，黄河入海天地阔。如斯立冬，有我在场，渺小如初，惫懒如故，果真不赖。是呢。

阳光  
飞起  
(粉彩画)马良  
芬作

温故

# 致敬冬枣树

大漠长河

我家小院里有三棵枣树，东边一棵，西边两棵，都是经过嫁接的冬枣树。它们每年都能结出很多又甜又脆的冬枣来，时常成为我在人前炫耀的资本。冬枣成熟的季节，凡来我家的客人，都会被又红又大的冬枣吸住眼球，在“啧啧”赞叹中，情不自禁地伸手摘下小苹果般的冬枣放进嘴里，一个劲地喊：“甜！脆！好吃！”脸上洋溢着甜美笑容，那一刻的享受，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今年的冬枣树，像勤劳的农人一样，踏着时令的脚步，按时发芽、展枝、开花、花落。枣花落后，芳香散尽，那米粒大小的冬枣在花盆中渐渐显露出来，并夜以继日地拼命生长着。

说到冬枣，还得感谢李金忠老弟。多年来，都是他不辞辛劳地管理才使得树茂果丰。按照金忠老弟的说法，枣花开到盛期，就是“开甲”的最佳时机。我天天盯着枣花，嗅着花香，不失时机地把金忠老弟请来。我们一东一西分别给枣树“开甲”。在树干和主要枝节，就是“开甲”的最佳时机。我天天盯着枣花，嗅着花香，不失时机地把金忠老弟请来。我们一东一西分别给枣树“开甲”。在树干和主要枝节，

液，仿佛枣树的血。

金忠告诉我：“开甲是为了截留枣树的养分不流入地下，促进养分积累，满足开花结果需求，提高坐果率。枣树自愈力强，一旦开甲接口被分泌的汁液合龙，就接通了枣树血脉，形成循环，就是坐住的枣也会掉下来。所以，要隔三差五地拿布条再狠狠地勒开甲的接口，以防前功尽弃。”

“那会不会把树拉死呢？”我担心地问。

金忠老弟说：“一般不会，但开甲太狠也会对树有伤害，影响寿命。”

确实，这枣树也真没辜负我们的栽培，特别是今年，挂果最多。真是硕果累累满枝头，那一串串的冬枣，就像新疆吐鲁番葡萄架上的葡萄，把枝杈压得弯弯，仿佛在向大家鞠躬。我怕它承受不住果实的压力，找来竹竿又支又架，让枣树展翅伸枝昂起了头颅。看着这满树的冬枣，我心里乐开了花。

天有不测风云，树有旦夕祸福。我突然发现院子西北角的那棵枣树枯萎了。满树的冬枣不再鲜亮，皱皱的像核桃皮，那满树的绿叶，也像晒干的芦苇。这棵树，就像一位归西的老

人，慢慢失去了生命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时值盛夏，这枣树可正是培育“孩子”的关键时期啊，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难道这树是被满树的果实累死的？还是我们开甲太狠伤及了它的筋骨脏器，它再也活不成了，还是它得了什么要命的病？这一切不得而知。反正它再也没有了生还的希望。我倍感郁闷，百思不解。

这三棵枣树跟随我脚前脚后来我家，至今正好25年。人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换钱。确实，这三棵枣树，还真是做活，每年都为我们奉献着甘甜，更为我们争得了荣耀。每年冬枣熟了，我们都分批摘下来寄送亲友，还特别告知：自家树上的，没打农药，没上化肥，放心吃吧。真是一颗枣儿一颗心，颗颗冬枣送亲人啊。

可这棵树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按它的树龄如果与聚馆古贡枣园的老树相比还差得远呐。不过仔细想想这棵枯死的冬枣树，也确实是有原因的。它似乎从小羸弱、先天不足。不知怎么，它在来时，树干就少了三分之一的皮。当时树小，我并没太在意，后来随着树干变粗，那伤疤越来越明显起来。这可能是

要它性命的关键所在。要知道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没有了皮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这树就凭着这半张皮，顽强地存活了20多年。而且，它似乎知道自己短寿，不仅每年结出累累硕果，而且它结的冬枣总是比其他树上的枣早熟一个季节。像笨鸟先飞、笨人早起、自知之明、不甘落后。我想，这不仅仅是坚强，也近乎伟大了。可我对此浑然不觉，只是一个劲儿地索取，品尝着甘甜的冬枣，还对它刀削斧砍一味压制，让它难以休养生息。院子小，空间不足，只能让枣树按照人的意志生长，既不能长高，也不能长大。长高了影响室内光线，长大了让树下的菜园成了不毛之地。所以，我总是把那些“多余的枝杈”锯掉、砍下，致使它只能在主人的淫威下委曲求全，活得一点儿都不开心。它终于忍受不住，默默地离开了。

面对这棵逝去的冬枣树，我心情是那样惆怅不安。但我突然发现在这棵树的周围，竟然又钻出很多棵嫩绿的枣树苗来。此时，我脑海里突然生发出一股敬意来，我深深地向这棵逝去的冬枣树鞠了一躬。

汉诗

# 农人在某个冬天

余畅

门前的路已充满泥泞  
头顶上  
是模糊不清的天空

残雪像被撕碎的情书  
大野上  
裸露贞洁之斑痕  
再也不想去跋涉什么  
也没有什么  
需要他们去深入 或者耕耘

优良的种子都在回避  
在仓里抑或在土里  
固守寂寞就是固守安宁  
拒绝出土就是拒绝牺牲  
拒绝把高贵的秋波  
送给这野蛮的寒冷  
只把最珍贵的一切贮起  
等候  
惊蛰那一阵雷声

# 我的四十分钟

刘春杰

一粒种子，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破土而出，睁开打量世界的眼睛  
一树花蕾，需要多少耐心  
才能迎风绽放，让我听见花开的笑声  
一次日出，需要怎样的力量  
才能跳出波浪起伏的海面  
一路攀登，需要怎样的毅力  
才能登临无限风光的高峰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  
我钟情于我的课堂，每一个四十分钟  
那是我的心之所往，情之所系  
那是我的一方乐土，魂牵梦萦

我懂得四十分钟的长度  
不是简单的一次铃声到另一次铃声  
四十分钟，约等于  
一次播种、一场花开、一季收成  
一回日出、一条大道、一路风景

也许有人说，四十分钟很短  
短的一杯茶一支烟一阵风  
我在想，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命题  
长与短的关系，轻与重的辩证  
我要说，每一分钟都千金难买  
讲台之下，闪烁着多少天真与渴求的眼睛  
我要说，四十分钟，一场精彩的大剧  
喜看桃李花盛开，任他春夏秋冬

如果我把四十分钟比作春天的田野  
我愿用青春和汗水换来新苗茁壮万木葱茏  
如果我把四十分钟比作蔚蓝的长空  
我愿看见雏鹰展翅飞向远方的身影

我深知四十分钟的意义  
所以，我学会了精心使用每一分钟  
我把分切成秒，两千四百秒啊  
每一秒都属于孩子们  
每一秒都不能浪费  
每一秒，捧在手上，都闪闪发光  
那么可贵，那么沉重

# 一片落叶

杜九升

我是一片落叶  
在秋意瑟瑟中挥别枝头  
像一只翩翩的蝴蝶  
携着秋的韵味轻柔舞动

曾于春时蓬勃绽绿  
在夏里葱郁成荫  
看惯了四季的交替轮回  
此刻，我告别故枝  
勇敢地奔赴未知的旅程

于风中悠悠飘荡  
与大地深情相拥  
融身一杯温润的泥土  
将最后的养分赠予新生

人生恰似叶的宿命  
有高光时的繁茂  
也有低落时的飘零  
岁月长河滔滔  
我们都曾是那春意盎然的青叶  
也终会成为那萧萧落下的金叶

可我深深知晓  
每一回的起起落落  
皆是生命破茧的成长  
是灵魂蜕变的欢歌